

陳垣史源學雜文

增訂本

陳智超 編注



陈智超
编注

陳垣史源學雜文

(增订本)

Copyright ©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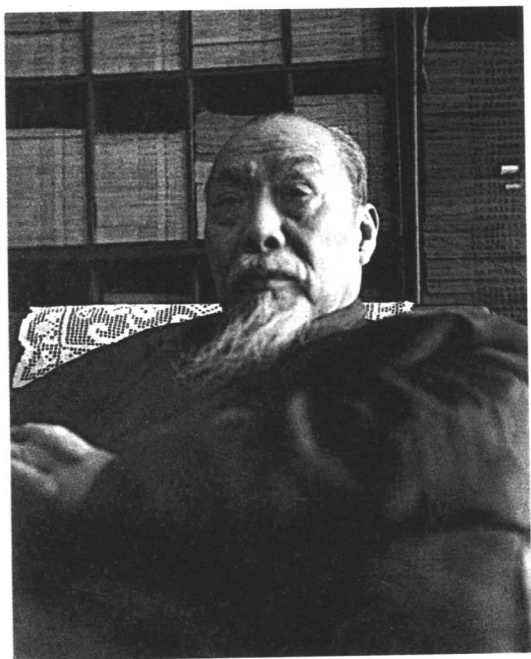
陈垣史源学杂文 / 陈智超编注. — 增订版. — 北京: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7. 5
ISBN 978-7-108-02602-6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历史—研究方法 IV. K0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4081 号

书名题签: 陈乐素

责任编辑 曾 诚
装帧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 / 32 印张 5.375
字 数 100 千字 图片 14 幅
印 数 00,001 — 10,000 册
定 价 18.00 元



陈垣先生 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



陈垣先生 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为“史源学实习”备课

前言

这部集子是陈垣先生亲手编定的，名为《陈垣杂文》。因为单称杂文，容易与一般理解的杂文相混，而它的内容是关于史源学的，所以我们改名为《陈垣史源学杂文》。

全集共收文章三十篇，大部分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北平，是他当时讲授“史源学实习”课所作的范文。

“史源学实习”课是陈垣先生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新设的一门课程。最先名“史源学研究”，后改名“史源学实习”，三四十年代，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、辅仁大学、北京大学讲授过这门课程。

这门课程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由“研究”改为“实习”？他自己曾多次作过说明。

现在还保存着几份他当年讲授这门课程写的导言，其中有一份特别详细。他写道：

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，一一追寻其史源，考正其讹误，以练习读史之能力，警惕著论之轻心。

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：一、见闻，二、传说，三、记载，四、遗迹。今之所谓“史源学实习”，专指记载一项。

考寻史源，有二句金言：毋信人之言。人实诳汝。

空言不能举例，讲授不便，贵乎实习。孔子曰：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古人有言：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

他还说：“史源学一名，系理论，恐怕无多讲法，如果名‘史源学实习’，则教者可以讲，学者可以实习……颇有趣。”（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家书）“前辈工具书不完备，史源实习之事不可少也。”（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家书）

这门课的具体讲授及实习方法是这样的：他选定教材后，“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。虽自有书亦须抄，亦一种练习”。“抄好後即自点句，将文中人名、故事出处考出：晦者释之，误者正之。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，如《某某文考释》或《书某某文後》等。”（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）通过这样的实习，考察教材，“一、看其根据是否正确：版本异同，记载先後，征引繁简。二、看其引证是否充分。三、看其叙述有无错误：人名，地名，年代，数目，官名。四、看其判断是否的确：计算，比例，推理”。（教案）

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,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“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”;同时,经过自己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,印象比较深刻,效果更为显著,正所谓“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。

陈垣先生每次布置学生作练习,写考释,自己事先也写一篇,事后或印发、或张贴,以为示范。这部集子的三十篇文章,根据现存的部分教学日记,可以确切指明有二十二篇就是他在1941至四五年间教学中写的范文。他就是这样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。

这些文章的特点是,通过指出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,用实例告诉学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。因其目的在于指示方法,所以论述的问题不大,文章也很精炼,最长的不过两千字,短的只有两百字。这大概就是他名之为“杂文”的原因。

这门课程教材的选择,他是很费斟酌的。首先要是史学名著,使学生在学中能得其精神。除此之外,还必须符合这门课程教学的要求,故他说:“选书有四难:一、分量不大不小。二、时代不远不近。三、范围不广不狭。四、品格不精不粗。”(教案)所谓“品格不精不粗”,是从史源学的角度说的,指考证之精密与粗疏。

十多年中,他用作“史源学实习”课教材的,主要是三部书: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,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和全祖望的《鲒埼亭集》。

陈垣先生青年时代就开始阅读《廿二史劄记》。现在保存的一部他使用多年的《劄记》，在赵翼的小引之后，有他写的一段识语：

赵瓯北劄记廿二史，每史先考史法，次论史事。其自序云：“此编多就正史记、传、表、志中参互勘校，其有牴牾处，自见辄摘出”，所谓史法也。又云：“古今风会之递变，政事之屡更，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，亦随所见附著之”，所谓史事也。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，史事之属隶于后，各自分卷，以便检阅焉。癸卯六月十一日记。

癸卯是一九〇三年，清光绪二十九年，当时陈垣先生二十三岁。几十年来，他一直阅读、使用这部书，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，留下了从青年到老年时代的不同笔迹。

他对《廿二史劄记》给予相当高的评价。如在卷二“《汉书》移置《史记》文”条上批道：“此条各段多言材料分配法，甚可学。”卷九“《宋书》书宋齐革易之际”条，在“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，谋讨萧道成者，概曰反，曰有罪”上批道：“赵提出，提得好。”同卷“《宋书》本纪书法”条，在“（曹）操之封公，在建安十八年，而本纪建安元年，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，下忽改称公，殊觉两无所著”上批道：“赵先生读书眼光锐利。此‘公’字可以不作公爵，乃普通之称呼。”一九三七年一月，他在北京大学讲授“史源学实习”课时出的试题之一，就是“赵

甌北先生读史之本领”。

另一方面，他又指出，《廿二史劄记》错误较多。他写了一部《廿二史劄记考证》，将《劄记》中所引史实，一一考其出处，正其错误（大部分还是未定稿）。正因《劄记》引证史实错误较多，所以他讲授“史源学实习”课，最早就选用它来作教材。他的另一次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的试题是：

读《廿二史劄记》所得教训，试就左列各点举例说明之：

- 一、读书不统观首尾，不可妄下批评。
- 二、读史不知人论世，不能妄相比较。
- 三、读书不点句分段，则上下文易混。
- 四、读书不细心寻绎，则甲乙事易淆。
- 五、引书不论朝代，则因果每倒置。
- 六、引书不注卷数，则证据嫌浮泛。

收入本集的三十篇文章中，有关《劄记》的为数最多，占百分之四十，共十二篇。有些与上述所举六点教训直接有关。

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的主要著作之一，顾炎武自己说：“平生之志与业，皆在其中。”陈垣先生对《日知录》钻研甚深。九一八事变以后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，促使他更注意顾炎武这部经世致用之作，先后把它作为“清代史学考证法”和“史源学实习”两门课的教材。结合教学，他写成《日知录校注》初稿和许多散篇文章。这些文章大都发表过，收入本集的只有一篇。

七七事变以后，陈垣先生在沦陷区的北平，亲身遭受异族统治的痛苦，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因而把全祖望的《鲒埼亭集》作为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的主要教材。

《鲒埼亭集》在这个时候所以特别引起他的注意，使他产生强烈的共鸣，首先是因为全祖望在集中热烈歌颂了东南义士的抗清斗争。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全祖望文章中的“精神”。虽然清初江南人民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，在性质上同后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很大不同，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，我们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，确实能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。陈垣先生当时就明确表示，他所以讲《鲒埼亭集》，是为了“正人心，端士习”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方豪信）。他是用史学作为抗日斗争的武器。

其次，他对全祖望的学术成就也十分推崇。他曾说过：“朱竹垞（彝尊）、全谢山（祖望）、钱竹汀（大昕）三家集，不可不一看，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。”（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家书）

当然，全祖望的文章，从史学的角度来看，不免有疏漏之处，这正可作为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的教材。所以他又说：“惟其文美及有精神，所以不沾沾于考证。惟其中时有舛误，所以能作史源学实习课程，学者时可正其谬误，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。”（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）

集中有关全祖望及其《鲒埼亭集》的，占百分之三十，共九篇。

对于上面三部书，陈垣先生有过一个比较：“错误以《劄记》

为最多,《鲑埼》次之,《日知》较少。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,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,则莫若《鲑埼》也。”(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)正因为如此,所以集中所选的文章,亦以《劄记》为最多,《鲑埼》次之,《日知》最少。

除此之外,陈垣先生在这门课程中有时也提到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和王鸣盛的《十七史商榷》以及其他著作。钱氏考证最精密,从史源学的角度一般不易挑出他的毛病,集中一般正面引用他的论述。王氏目空一切,到处骂人,故集中常作为反面典型,加以批评。

下面再简略地介绍本集的内容。

一、宣扬民族气节,痛斥卖国投降。

《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後》、《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後》等篇,阐发了全祖望在字里行间隐藏着的爱国思想,借此表达作者的感情。

因为编定集子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後,所以这类文章选入的不多。现在保留的少数几篇,是当年陈垣先生战斗的史学生活的见证。

二、提倡学术上的平等态度和求实精神。

陈垣先生一贯主张在学术上也应该以理服人,而不能以势压人。特别是年纪大、学术地位高的人,更应该注意这一点。在《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》等篇中,通过对王鸣盛的批评,表达了他的这种观点。

同时,他还强调,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时候,宁可存疑,

也不要轻下结论，特别是不要下绝对的结论。例如在《书全谢山〈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〉後》，对济南究竟有没有刘豫墓这个问题，他只是指出对立双方论据都不足，并没有武断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。同样，在《〈廿二史劄记〉一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後》，他也只是指出双方的论据都不全面，自己并不强作解人。

三、提示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。

这是本集的主要内容。

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，史学工作者当然首先应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但历史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科学，也有它自己特殊的规律和具体的方法。熟悉这些规律和方法，包括掌握和运用史料的方法，是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修养之一。

陈垣先生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约在六十至六十五岁之间。经过几十年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实践，他在掌握和运用史料方面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集中这些论文，就是他运用纯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，给学生作的范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给後辈学者留下的范文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的第一步，是选定教材後，让学生“将文中人名、故事出处考出”，或者说，“追寻其史源”。过去的文章，大部分是不注明出处的，要找出它的史源，对新手来说，有时真像大海捞针。但通过这样的训练，学生学得了本领，自己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时就懂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材料。陈垣先生在这些范文中显示了他在探寻史源时得心应手

的本领，可以使我们得到不少启发。

出处找到以后，第二步就是“考正其讹误”，看他利用的这些史料是否正确，即是否符合历史事实；如有错误，还要进一步追寻造成错误的原因，作为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借鉴。从集中所举出的误例可以看到，造成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：

一、史源本身没有错误，但引用者由于疏忽，或由于误解，把正确变成错误。这种情况可称为误引。

二、史源本身没有错误，但引用者没有直接查对原书，仅是根据他人之误引，结果是以讹传讹。所以陈垣先生一再告诫学生，“引书当检对原文”。

三、史源本身就有错误。

运用史料，致误的因素很多，即使是一些素称严谨的大师，错误也在所难免，更不用说一般学者了。陈垣先生所说的考寻史源的两句“金言”：“毋信人之言。人实诳汝。”虽说这是为了引起学生的警惕，故极而言之；但也确实是他多年实践所得的宝贵经验。

找寻史源，正其讹误，从道理上说，人人都可以接受。但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并不等于就解决了问题，写文章就能根据正确，引证充分，叙述无错误，判断甚的确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，同作者在史学各方面素养的高低密切相关。陈垣先生在这些文章中，特别显示出他在史学的一些辅助学科方面的高度修养。具体地说，这些辅助学科是：

一、目录学：目录学是陈垣先生从小就下苦功的一门学问。

随着史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,他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步。传统的目录学着重于书本的版本、源流等方面,而他研究目录学则进一步探讨书本的内容及史料价值等等,同时,他还自己编制了许多重要书籍的篇名索引和专题索引。从集中许多文章可以看到,前人文章中一些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,他也能利用丰富的目录学知识,一一把它们的历史源寻找出来。

二、年代学:二十年代初期,陈垣先生用很大的力量编著了两部著名的工具书《中西回史日历》和《二十史朔闰表》,为历史年代学开辟了新的途径。收入本集的一些文章,如《汪容甫〈述学〉年月日多误》、《书全谢山〈先侍郎府君生辰记〉後》等,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,直接证明了史源的错误。

三、校勘学:一九三〇年,陈垣先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,以元刻本及其他各本《元典章》校补通行的沈家本刻本《元典章》,发现沈刻《元典章》的谬误一万二千余条,著《沈刻元典章校补》十卷。后来他又从这一万二千余条误例中,选择有代表性的一千余条,加以分析归纳,写成《校勘学释例》一书,总结了校勘学的经验和规律,提出了著名的“校法四例”:对校法,本校法,他校法,理校法。本集的《书〈十七史商榷〉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後》等文,就是他运用校勘学考证史料的一些例证。

四、避讳学:一九二八年,陈垣先生著《史讳举例》一书,他自己在序言中说,“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,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”。集中一些文章,是他利用避讳学作为考史工具

的范例。

总的说来，这部文集的内容，着重在史料的考证。关于考证在整个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，陈垣先生在《通鉴胡注表微》一书中曾有过如下的论述：“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，欲实事求是，非考证不可。彼毕生从事考证，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，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，亦未必是也。”（考证篇序录）我们可以把这本集子作为史学考证的一本教科书。

这部集子的出版，是在陈垣先生身後，因此有必要把我们所作的技术性工作向读者作一简单的交代。（一）校订：各篇文章的引文，尽可能核对原文，订正了原稿中个别笔误的地方。发表过的文章，排印中的错误，一律按原稿改正。（二）注释：为了读者阅读方便，加了必要的注释。特别是将陈垣先生在《廿二史劄记》、《鲒埼亭集》上的批语以及有关材料选择录出，供读者参考。（三）标点：集中发表过的文章，都加了标点，这次作了个别调整；未发表过的，原稿只有断句，这次加了标点符号。（四）按语：部分文章篇後，酌加按语，介绍有关内容。以上几方面的工作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请予指正。

曾庆瑛女士参加了本集的整理、校订工作。

陈智超

一九八〇年三月于北京

增订本编者前言

《陈垣史源学杂文》一九八〇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当时印了五千五百册，不久就销售一空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不时收到朋友和读者来信来电，希望此书能再版；启功前辈几次在正式场合郑重推荐这部小册子；一些高等学校还曾以内部教材的形式翻印过这部小书。作为编注者，我为此感到欣慰，也希望能有机会再版。现在三联书店决定出版本书的增订本，我很乐意来担任增订工作。现就这次增订的原则和具体作法，向读者作一简介。

首先要解决的是本书的定位问题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要明确，本书主要是给谁看和做什么用的。一九八〇年我编注本书时，是考虑把它提供给大学文史各系本科学生作为学习、研究传统文化时的教材，但是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，它不仅适合本科生，也适合文史学科的研究生以及部分中青年教师，还有那些有志自学文史的人。因为它教导的是那些文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一，而当前有不少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在这方面还需要补课或补练。